



母亲担心地问我会不会下雨,我摸出手机看天气,赫然看见“重阳节”三个字。啊,居然今天是重阳节。母亲也诧异了下,然后点点头说,不错,不错,九月九了,老天帮忙,好得很。

重阳,我没让领着父母去登高、祈福,因为,金黄的稻谷懒洋洋地躺了一地,等着他们去弯腰、去伺候。走廊上晒着,院子里也晒着,零零散散的颗粒跟着脚步,随着鞋印就进了屋,躲在桌下,睡在椅上,谁也顾不上它们。更多的稻谷则晒在整条水泥大路上,远远望去,好似一条厚重的丝绸蜿蜒伸向远方。这是左邻右舍早已商量好了的,谁家晒在哪一段路,谁家晒好了,便起身让给谁家。我奇怪这样的默契,那些平日里为了个鸡偷吃了菜、狗爬坏了土都能叫嚷半天的人,却也不争不抢不吵闹!见了面,老远就笑吟吟地相互打着招呼,谈论着各家稻谷收获的进度、出售的价格,以及种麦的计划!

就连我这个难得回家干活的人,也享受着他们各种善意的玩笑。这个扛着农具走来,故作惊奇地说:哟,先生也下来支农啊!那个骑着车擦身而过,大声叫着:让你晒稻,可真是大材小用了!老爷爷慢腾腾地过来疼惜地说,大米饭不好吃吧,要吃就得把活干啊。老婆婆走来了,说话最幽默,喂,你什么时候学会种田了?我笑着说,小时候就学会了啊,根就在这里啊。

是啊,我的根就在这里!我忽然觉得有些内疚。想来这些年,回家的次数屈指可数,若不是一些能放假的节日的存在,我还记得我的根吗?我

分类学是讲植物分类和命名的,大学里学过。记得刚开始学时,我是信心满满的。一想到将会比别人认识更多的花草树木,就有点洋洋得意。但上了几节课后,才知道分类学极其琐碎繁杂,有一大堆内容要死记硬背,不亚于背外语单词,更像中医系学生背的中药方子。而我又是一个极度厌倦背书的人,结果好端端的分类学让我学得一塌糊涂,每回考试都是如履薄冰,勉强过关。

毕业后分配到中学当老师,虽然教的还是生物学,但与分类学基本无瓜葛。高考只考基因、细胞和进化论,不考分类学。考什么,就教什么,就心无旁骛地关注什么,这是应试教育的既定法则。所以平时就懒得再理会身旁的花花草草,管它们姓甚名谁,管它们开花谢。我还暗自庆幸,幸亏高考不考分类学,否则就惨了。今天这个孩子拔一棵草来问,明天那个孩子摘一朵花来问,后天又一个孩子捧一只果来问,没完没了地问一些连我自己都感到头疼的分类学问题,如何受得了,岂不要疯掉!

只是经年累月后,本来就没学好的分类学更是生疏了。不认识的草木越来越多,就连当初跟在教授后面认识的一些品种,现在也记不得了。分类学的那些书,原先是放在书橱里面的,本想利用闲暇时间再翻看看,补习补习,只是一直未付诸行动。没时间肯定是借口,懒惰是最主要的。最后索性就将它们从书架上撤下来,塞到床底下的一只大木箱子里,从此没再惊扰过它们。每次搬家时,总觉得是个累赘,好几次动过将它们当作废品卖掉的念头。

本以为今生与分类学情缘已尽,谁曾想友人最近对它感兴趣起来。友人通过手机微信,发来一些草木的图片,询问它们的名字。在他看来,我是学过分类学的,是这方面的行家,举手之劳,且结果可信。而在我看来,纯粹给我出难题,哪壶不开提哪壶。不过也厌不得友人,谁要我当初学艺不精的?说实话,看了手机里友人发来的图片,我心里直发虚,几种草木,一样也不认识。碍于场面,也不好意思直接说自己不知道。好在不是现场作答。

我赶紧放下手中的活,将床下的分类学书全

重阳散记

□ 周顺山

还会展摸我灵魂的根吗?难得接到父母电话,接到常常就是问:快过节了,你们回不回家吃饭?我便慌慌张张地看日历,手足无措地定日子、定行程。像今天这

样的重阳节,可真没有心理准备,完全算是歪打正着了。

阳光猛烈地晒着稻谷,稻谷得意地炫耀着光芒,而我的心却沉甸甸的,有些阴暗。在随手拉开的抽屉里,我发现又多了几张“痛就贴”药膏,开了封的“多立潘酮片”有些晃眼。玉宝他娘左手托着右手腕,佝偻着背走来,阳光洒满了她花白的头发,脸上古铜色的皱纹就像水中的涟漪。她兴奋地告诉我,一个人就拔了一大块田的黄豆,还一捆一捆地捆扎好。现在整条右胳膊疼痛难忍,坐在家里直冒汗,出来走走,看一看张家的机器收割,听一听李家的卖稻经验,瞅见满村的稻谷、遍地的机器,疼就好多了。我问她,今年多大了?她笑着说,83了,鬼该来揍了!该来就来,该走就走,好日子也过得心满意足了!烦他个神!

我抬头向远方眺望,黄色,绿色,一片杂乱无章!最令人瞩目的当属紫色的扁豆,高高的架子上爬满了,便到处乱攀。院墙上有,草垛上有,芦苇上有,就连高压电线杆上也挂着两三股——也许它们不识字,根本不认识:高压危险,切勿触摸!实在没得攀了,落在了地上,踩在了脚下,便几股藤缠绕在一起,你拉着我,我扯着你,一路开花,一路结果。所以,远远望去,扁豆长得最是肆无忌惮!

都找出来,每一本都很厚实,沉甸甸的,只是纸质早已发黄,还带有霉味。我又一次重新阅读分类学。把友人发来的图片看了又看,将这些草木的

花色、花形、花期,还有叶子的形态,生长的地点,与书上的描述和图片相对照,寻找它们之间的吻合之处,如同考古学家辨识出土的文物一般,仔细考证这些花草的身份信息,确认它们的芳名大名。验明正身后,赶紧给朋友发送过去,生怕拖延太久,让友人看出破绽,怀疑我的水平。

友人因此还写了一篇《朋友如书》的文章,刊登在报上。文中不无炫耀地说,遇到像花草名字一类的专业问题时,可以直接向懂行的朋友请教,能快捷地获得答案,省得上网搜索或翻书查询的麻烦。他说一个朋友就是一本好书,经常地翻动,生活中的许多问题就可以迎刃而解,就不会感到生活的艰难。友人还奉劝读者要广交朋友,结交各行各业的朋友,等同于购买了许多的专业书。

友人的话不假,但他不知道我是费了老大的劲才帮他找到答案的。不过这样也好,友人的勤学好问,于我来说就是一种压力,更是一种动力。我终于可以静下心来,把当初未曾学好的分类学,又认认真真地学了一遍,算是一种补课,同时也了却了一桩心思。

人性懒惰。如果没有外力的推动与督促,久而久之,我们就会精神懈怠,意志颓废,大脑锈蚀,身子骨僵硬。朋友如砺。砺,磨刀石也。友人就像一块磨刀石,每一次发问,每一次提醒,都会替我们打磨掉大脑中的斑斑锈迹,使我们日渐迟钝的思维,重新敏捷锐利,发出闪闪光亮。

五月的门槛很低
深绿覆盖浅绿
野草花的味道刚好到达脚踝
几口污水井盖被掀开
手臂激烈进退,通条在地上打滚
延伸着视线
我们的日常和你想象的不同
感动它,只需用勤快或者
不动声色的汗水
忙碌中的老郑和老金
跑上爬下
像钟摆的两端

这一天

□ 卢长琴

阳光逐渐升温
物业人的心情,被熨烫平整
几粒鸟鸣,一会急促
一会婉转
老郑挽起裤腿
老金不慌不忙,扛着铁镐走

年届不惑,不敢说自己老,可确实是在怀旧了。昨天与女儿逛街,在一个非主流的店里买下了上世纪70年代的主流产品——一个搪瓷缸。白色的搪瓷底印着红色的向日葵和光芒四射的五角星。女儿在一边笑上面的“语录”：“用开水浇灌祖国的花朵。”带着无厘头的“语录”让我莞尔的同时却想起儿时家里的茶缸上印着的毛主席语录,还有雷锋同志打枪的图案。那是生于那个年代的人的一段共同的纯真无邪的记忆。现在每每同学聚会说到那个时候,女生想起橡皮筋、格子房,男生想起沙包、弹弓、滚铁圈。

记得小学的时候学校边上桑树田,我最喜欢在放学后与同学们溜进去玩打仗的游戏。桑树的树干弯弯曲曲,紫果子累累挂在上,钻到树里,寻个粗壮的主干在自然弯曲的地方半躺树上,然后摘那果子吃,一边还可以瞭望有没有“敌人”过来,倘有“敌人”过来会毫不犹豫地预备好的泥块砸过去,算是打中,然后班师回家。回家前我必须到河边洗下嘴,因为妈妈不许我吃那桑果,说是有苍蝇叮过了。记得最清晰的一次:我洗好嘴,回家有点迟了,妈妈问我是不是在外面玩的,我说没有,是在学校做作业的。妈妈突然生气地说,说谎,你去桑树林玩的吧?!我吃了一惊,心想,她怎么知道的?!纵然如此仍心慌惶抵死不承认,妈妈终于道出天机,原来我把嘴巴洗干净了,牙齿里还留有桑果的残汁呢。从此多了一个心眼,必须再用水漱漱口,以后就再也没有败露过。郁闷的是类似事情在我身上竟然反复发生。有次一只山芋削好皮白白胖胖地躺在碗里,我按捺不住偷啃了一口,依样放回原处,爸爸回来了问哪个吃的呀,照样抵赖。爸爸把山芋看了看,指着肯定地说,你吃的吧!我哑

小时候

□ 寒蝉

然,瞪着眼睛看着他只好承认,一直很纳闷他怎么就

知道的,后来缠着问,他大笑。原来我们牙大,天生的兔齿,一口啃过后,山芋上面的牙印子就是无人能及的两个大牙坑。
小时候的地没有水泥只有泥水,下雨了都是粘土,能把一个鞋粘成两个大。我和哥哥就在家门口路上挖个小坑,挑点鸡屎放到坑里,然后用树枝搁在上面,再在树枝上覆以泥土,轻轻拍实,这样一个小陷阱就完成了。我们蹑着脚躲在家里窗口看路过的大人把脚踩进去,然后龇牙咧嘴地拔出来,兄妹俩偷笑成一团。那时最大的犒赏就是家里杀鸡,除了喝到美味的鸡汤、吃到分给我和哥哥一人一个的鸡大腿,还可以把爸爸从鸡肝外面剥离的黄油收集起来晒干连同牙膏皮一起卖钱,得来的几分钱就用来买糖人。漂亮的糖人总也舍不得吃,看了又看,然后小心翼翼地从不影响观瞻的部位舔起,直到全部下肚。每一口都在品尝美味和蚕食美貌的纠结中吞咽,不过这样的纠结在吃完最后一口之后一转身就抛得干干净净了。

那时的我们没有动画片、游戏机带来的乐趣,吃着麦芽糖,啃着玉米棒,喝着麦乳精,看着连环画,卷个报纸筒当金箍棒,把家里的床单披到身上“依依呀呀”扮戏里的小姐,跟爷爷奶奶偷要五分钱买个万花筒瞧着乐就是最大的满足了。

回到家里,把搪瓷缸拿出来,放袋立顿奶茶进去,慢慢喝着。如果爷爷健在,他老人家会拿这样的茶缸放焦屑,倒上开水,用汤匙搅呀搅,搅到没有团为止,然后捧给我吃。香气四溢,吃得我小肚子溜圆,还在兀自舔着嘴唇,转着眼珠子搜寻下一个好吃的。被瞄上的一般是冰糖或者大京果,还有炒米,都是美味啊!

放鸭

□ 施正荣

“文革”停课闹革命的年代,学生们无学可上,我们这些农村青少年只能在广阔天地里辛勤劳动,挥洒青春。记得有一天,队长对我说:“分工你一件差事。”我问:“什么差事?”他直截了当地说:“放鸭。”我有些犹豫了,为什么队长突然叫我放鸭?队长看出了我的疑惑,忙解释说:“放鸭子虽然不挑不挖,但是责任不小,少了一只鸭子,生产队就受损失。十几个小伙子,大家推荐你放鸭。大家都说你吃苦,做事比较认真。共236只鸭子,开始放羽毛了,你数一数,到时不能少一只。”我问:“这么多鸭子,就我一个人放,行吗?”他说:“还派一个年龄大些的劳动力和你一起放,你年轻,要多负一些责任。”我想,放鸭就放鸭,鸭子是集体的财产,把这份差事交给我,那是对我多大的信任啊!

一接触鸭子我就喜欢上了,小鸭子翅膀上已经长了几根羽毛,小翅膀扑起来挺招人喜欢的。可是数鸭子,数也数不清。它们不停地躁动,没有一只鸭子是老实停下来不动的。236只鸭子,时而数到268只,时而数到286只,待鸭子蹲下来休息时再数,这边刚数一半,那边的鸭子就躁动起来,好像越数越多。那就干脆不数了,放鸭时留神就是了。

每天天刚亮我就要去放鸭,夏季一望无际的已经栽了秧的秧田是一张铺开的大网,网住了农民大把大把的时间和他们对丰收的期待。放鸭与大自然相亲相近的快感是无与伦比的。大片大片的秧田是鸭子的天堂,秧苗栽下去活棵以后,小鸭就可以下田了。秧田里有小鱼小虾螺蛳,还有蚯蚓昆虫之类,是大自然赐予鸭子的美食。小鸭子在秧田里觅食、追逐、戏耍,它那扁扁的嘴不停地泥土表面追啄,既找到了食物,又疏松了土壤,还清除了人工薅也薅不尽的杂草,更为秧田缠了根,比人工打肉耙还

均匀。鸭子的排泄物也是庄稼最好的有机肥。

无论晴天或雨天,都要扛着竹竿将鸭子赶出去觅食。鸭子越长越大,而放鸭人越晒越黑,“晒黑了皮肤炼红了心”,被社员们戏称为“鸭司令”。鸭子的活动比较有规律,只要没有吃饱,就别想它闲下来,到处乱窜觅食。吃饱后,就自然地聚集在一起休息了。鸭子蹲下来,将小嘴夹在那长了几根羽毛的翅膀里闭着眼睛休息,非常安静。我那放鸭的伙伴就会找一块靠近鸭子的茅草较密的高地,天作被,地当床,用凉帽挡着脸,背朝黄土面朝天地呼呼大睡。这时我就拿出带着的书,静静地看起来。放鸭给了我看书的极好机会,我喜欢看书,而且越看越有兴趣。

放鸭遇到水塘,我们就会将鸭子赶下去。秧田里水浅,鸭子是半蹲半爬地觅食,下了水塘就活跃无比。水下的世界更是鸭子的天堂,水草、螺蛳、小鱼小虾、浮游生物等一览无余,是鸭子的天然食物。鸭子一下水塘,就迫不及待地时而扑打着翅膀,时而戏耍追逐,时而成群地扎猛子,屁股对着天,脖子伸到水下,觅到螺蛳、小鱼、小虾就仰着头往吞。

放鸭确实担责任,最担心的就是傍晚前,因为这时鸭子觅晚食,吃饱了的鸭子呱呱地叫着往田埂上爬,未吃饱的到处窜,继续寻找食物。稍不留神,鸭子就会窜得无影无踪,我们只得赤脚卷起裤腿,下到田里去找。

到了水怀孕抱时,鸭子就不能再下田了,那样会损坏稻泡,放鸭更得小心。到了稻子收割时节,鸭子养肥了就可以上市出售了。在那大集体年代,辛劳一天只有2角几分钱的劳酬,饲养一群鸭子所得的收入,能够增加社员劳动工分的价值,当鸭子卖到钱时,我终于明白,队长为什么嘱咐我“不能少一只鸭”。

深秋桂子

□ 钱芳

一簇簇青苔
爬上了天井
那是深秋的绵绵细雨
一阵阵凉风
裹挟着思绪

那是坊巷的怅然落叶
一丝丝馨香
撩拨着睡梦
那是桂枝的窗前浅语
一幽幽秋池
激滟着弦月
那是庭院的楼阁守望
一地地碎花
啜泣着冷雨
那是桂子的飘零离殇